

我仍在苦跋涉

牛汉自述

牛汉 口述

何启治 李晋西 编撰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牛汉 口述 何启治 李晋西 编撰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牛汉口述：何启治，
李晋西编撰.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7

ISBN 978-7-108-02870-9

I. 我… II. ①牛…②何…③李… III. 牛汉—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8692号

责任编辑 王振峰

装帧设计 翁 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7月北京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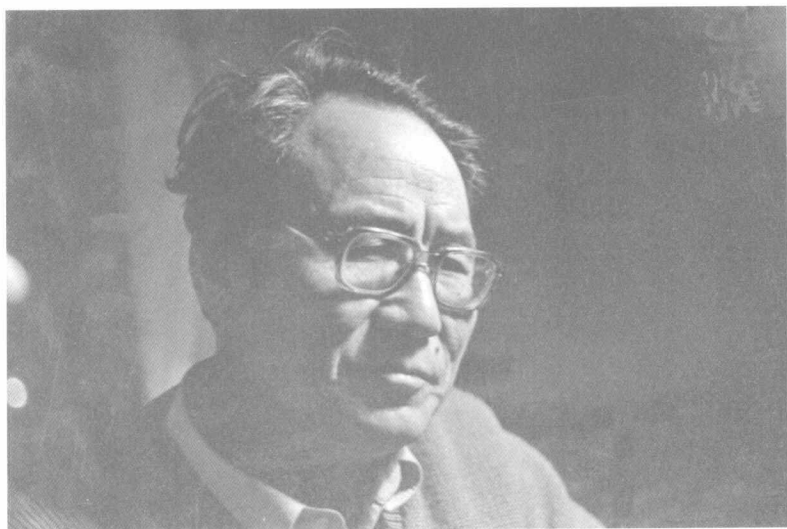
200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 数 273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9.00元



1986年，于北京，宗强摄

一生的困惑

牛汉

——一首未定稿的诗

有人断言：

面孔朝向天堂，

脚步总走进地狱。

我始终不相信。

让我不解的是：

我的面孔一直朝向地狱，

而脚步为什么还不进天堂？

——初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后记} 回顾一生，有不少诗一直存活在心里，不能定稿；确切地说，是不愿意定稿，他这黑坎中的一首。我总觉得人生不该如此荒诞，如此地严酷。假若真有美好的来世，不再折磨我和我的诗，我一定将这诗删去大半，只改写成两行：只要面孔背着地狱，脚步总能走进天堂。诗的题标改为《信心》。

——2003年4月4日清晨

牛汉未定诗稿手迹

牛汉自存书

二〇〇零年四月廿日收。

此书不仅文字真挚且意义的
档案，内容更丰富且经过公安部
审查，作为罪证，影响我一生
的命运。因此此书问世，经历
史去检验我的品德与行
迹，还我一个清白形象。



牛汉自画像

目 录

第一章 “灰小子”的童年（1923年10月—1937年10月）

1 “灰小子”	1
2 我是个蒙古人	7
3 “成汉，快回家来，狼下山了……”	11
4 永恒的沉重	14
5 母亲是个很简单的人	18
6 父亲影响我的一生	21
7 想不到，这就是生离死别	26

第二章 流亡大西北（上）

（1937年11月—1939年12月）

8 童年，永远隐没在黄河的彼岸了	30
9 初中，画“吹号者”：因为我相信号声是祖国的心声	41
10 三舅是共产党，我就跟定了共产党	45

第三章 流亡大西北（下）——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1940年1月—1942年）

11 高中：写诗与战斗融为一体	48
12 不能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战，我就抛头颅洒热血般地去写诗	53
13 念念不忘的诗，终生难忘的人	56

第四章 大学年代（1943 年—1946 年）

- | | | |
|----|---------------------------|----|
| 14 | 高大、光头、冬天光脚穿草鞋，昂首阔步地走路的大学生 | 60 |
| 15 | 我已不是个做梦的少年 | 65 |
| 16 | 在萧何墓前第一次接吻 | 68 |
| 17 | “狱外的歌声和进军，却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 | 71 |

第五章 出生入死（1946 年 6 月—1949 年 10 月）

- | | | |
|----|----------------------|----|
| 18 | 在国民党《正义报》的房间里宣誓参加共产党 | 75 |
| 19 | 晚到二十分钟我就没命了 | 79 |
| 20 | 天安门城楼是我第一个打开的 | 84 |

第六章 艰难的抉择（1949 年 10 月—1955 年 4 月）

- | | | |
|----|----------------------|----|
| 21 | 又忙又累的招生工作 | 88 |
| 22 | 我真要参加“保卫毛主席”的秘密组织吗 | 92 |
| 23 | 雪峰欢迎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及诗歌界的争论 | 95 |

第七章 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上）

（1955 年 5 月—1958 年 2 月）

- | | | |
|----|--------------------|-----|
| 24 | 1955 年被捕前与胡风的交往 | 99 |
| 25 | 在审判会上见到胡风，我忍不住为他辩护 | 105 |
| 26 | 与胡风恢复通信 | 109 |
| 27 | 与胡风重逢 | 113 |
| 28 | 为什么要批胡风和他周围的一些人 | 115 |

第八章 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中）

- | | | |
|----|-----------------------|-----|
| 29 | 从“拘捕”到“隔离审查” | 122 |
| 30 | 牺牲个人完成党 | 126 |
| 31 | 我的悲痛，不仅仅是个人的，是历史的，社会的 | 129 |

第九章 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下）

- | | | |
|----|-----------------------|-----|
| 32 | 在所谓“胡风集团”中，我最感念佩服的是阿垅 | 136 |
| 33 | 路翎：文学史上应该留名的人 | 143 |
| 34 | 曾卓：总是张开双臂拥抱朋友 | 149 |

第十章 风暴前后（1958年2月—1969年9月）

- | | | |
|----|-------------|-----|
| 35 | 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 156 |
| 36 | 在平房，边劳动边写小说 | 157 |
| 37 | 我和雪峰共用一张办公桌 | 160 |

第十一章 五七干校（1969年9月—1974年12月）

- | | | |
|----|-----------------|-----|
| 38 | 一幅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命运的图像 | 166 |
| 39 | 在五七干校，干活我不含糊 | 170 |

第十二章 诗创作的第二个高峰（1972年—1975年）

- | | | |
|----|-------------|-----|
| 40 | 我的生命有再生的感觉 | 176 |
| 41 | 我今生今世感激这两行诗 | 183 |

第十三章 平反前后（1975年1月—1979年）

- | | | |
|----|---------------------|-----|
| 42 | 从资料室卡片抄写员到恢复党籍，发表诗作 | 189 |
|----|---------------------|-----|

43 从筹备到主编《新文学史料》	192
------------------	-----

第十四章 为《新文学史料》组稿

44 萧军在颠沛流离中完好地保护了萧红的信件，我很佩服	196
45 闲话赵清阁、端木蕻良、骆宾基、沈从文	201
46 且说叶圣陶、朱光潜、施蛰存、赵家璧、卞之琳、 陈残云、黄秋耘	204
47 也说说周扬、夏衍、茅盾、艾芜、孙犁	208

第十五章 复杂、曲折的变革年代（1980年—1988年）

48 关于“七月派”和我的艺术主张：消灭了个性，还有诗吗	211
49 《中国》：从诞生到夭折	214
50 丁玲比较复杂，中国的大人物都如此	219
51 中国文学的老生代和新生代	223
52 朦胧派、新生代诗人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不可磨灭	225

第十六章 世纪的末尾（1989年—2000年）

53 “最后一课”、两套丛书与第十六届世界诗人大会	232
54 一个让人感动的、很特别的日本人——秋吉久纪夫	236
55 写《童年牧歌》，我迷上了散文	237

第十七章 最近几年，我有一句座右铭：“有容乃大， 得大自在。”（2001年— ）

56 接受马其顿的“文学节杖奖”时，我说，哦，伟大的诗神	242
57 回到故乡，感到太阳都不一样，就连山都很亲切	247

第十八章 我一生的诗友与朋友

58 跟聂绀弩没大没小	250
59 大彻大悟严文井	256
60 艾青，我得回报你一个吻	258
61 田间：他早年朴实的风格，战斗的风采影响了我一生	269
62 冯至：对中国现代诗有大贡献的、学者型的诗人	272
63 何其芳：我所敬重的、比较复杂的诗人	273
尾声 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我仍在苦苦跋涉	276
后记（一）	何启治 284
洗礼——后记（二）	李晋西 287

附录一

父亲	史 佳 291
咸宁五七干校杂忆	史 果 296
牛汉：我的亲兄弟一般的朋友	郝潭封 303
一个被诗神看中的诚实的孩子	
——我心目中的牛汉	寿孝鹤 309

附录二

年谱	史 佳、李晋西整理 323
----	---------------

第一章 “灰小子”的童年

(1923年10月—1937年10月)

1 “灰小子”

听家里人说，我是后半夜出生的。把我接生到世界上的产婆是我们村的仙园姑姑。她满脸麻子，粗手大脚，笑起来却很美很甜。小时候，我曾答应为她画像，她牢牢记住了。中学时，我在西北高原曾写过一首诗献给她。只记得诗里有“枣红的脸，枣红的手”。

我是家里第一个男孩。我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一出生，首先接触到的是柔细的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我们那儿把这沙土叫绵绵土。我被绵绵土擦得干干净净。我们那里的老人都说，人间是冷的，出生的婴儿哭闹，但一接触到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

我出生在山西定襄县下西关。定襄县地处高寒的晋东北半山区，离雁门关和五台山都不远，土地灰茫茫的，十分贫瘠。定襄县城不大，只有三里十八步的一个圈圈。那时城里加上四关的居民总共不过两三千人。



1938年冬，在水国立五中初中二年级读书时所照。这是从一张山西定襄县在五中的小同乡集体照片中剪下的，是牛汉最早的一张照片

由于地形的原因，西关分成高低两部分。高处叫上西关，低处叫下西关。童年时就听见城里的人骂我们。顺口溜说下西关“只见牲口不见人”，是把人都当牲口看的。外村人一到下西关，闻到的是浓重的牲口味。由于村里人一代代都跟牛打交道，家家都有几把祖传的宰牛尖刀，连我们这样的三代读书人家，都有全套的宰牛刀。因此，外村人谁也不敢招惹下西关人，下西关的宰牛刀比人多。村里有一半人走过口外。他们大都是摔跤好手，在每年的县里大庙会上能获得几个冠军。

下西关人自古喝的是一口井里的水。井在村西边，井水带苦咸味。村北边还有一口老井，但水已经变得很苦，连牲畜都不愿喝

了。苦命的女人常常坐在苦水井边嚎哭。大人们说，这里夜晚有游魂出没，寒食节那天人们都来这里呼叫自己的亡人。孩子病得“丢了魂”，女人们也来这里叫魂。我曾陪母亲叫过弟弟的魂。母亲用哭腔呼唤，声音拖得很长，生怕灵魂迷失远方的孩子听不见。井口附近好像是阴阳交界。

离村子不远，大约一里路光景，有一条河，叫滹沱河。滹沱河平时不像河，除去沙土之外，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但人们都不敢走近它，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它就发大水了。发大水时，全村人都不敢出气，连狗都不敢叫了。从我三四岁时，祖母就对着我叹气说：“你的脾气像滹沱河。”

我小时候家里有两个院子，还有大车，但没有骡子。十几亩地，勉强温饱。后来阎锡山开渠占去十几亩地，一年缺半年口粮。每年从外祖父家拉一车粮食。家里有十几只羊，我五六岁就放羊，要一早赶出去让羊吃上露水草。过冬割草，捡树叶。

四五岁起，我迷上了捏泥。我自小就觉得泥土不脏，相信泥土是很神圣的。我们家乡是黄土地带。黄土有黏性大的，也有黏性小的，有的金黄透亮，有的灰暗。东古城有一块土脉很特别，颜色金黄中透出微红，像小孩的脸，用手摸时感觉微微有颤动。那一年，我不过五六岁，父亲带我去东古城逮红脯鸟。我发现了这一块上好的土脉。有一个很深的洞，不像有人住过，多半是掏獾子挖的。我钻进去，发现土脉闪闪发光，颜色深红。我发疯似的用手去挖，哪里挖得动。我用舌头舔舔，有温热的感觉，断定不是石头。第二天，我一个人带上镐头和篮子去挖。我装了满满一篮子，仿佛采了一篮子鲜活的泥土的花朵。

我捏的东西中，有一部分是拓的各种模子。有十二生肖、有树木、有古代的文臣武将。模子是我在寺庙里拓的。大革命那阵子，

我们县城隍庙的神鬼，让念书人，其中有我的父亲用套车的缰绳全部扳倒了。但毁庙里的神仙有三种神不扳：孔夫子、财神爷、关老爷。

有一年，阴历七月十五到神山去赶庙会。神山又叫遗山，诗人元好问晚年就住在这里。元好问读书楼的门窗上全是雕刻，还有雕刻到青石上的。这一带的石匠远近出名，五台山上最有名的石牌楼就是神山附近青石村的石匠雕的。我不去看戏，只顾拓模子。拓好模子，装在篮子里，用湿手巾盖上。游客以为我是卖吃食的。“卖啥？”我掀开湿布让他们看。为了拓模子，最远的一次，我到过河边村（离我家四十里）。阎锡山父亲死的前几年，他把附近最好的石工找来为父亲修墓地。我偷偷拓了一些。

我拓的模子有成百个之多，摆在成年不见阳光的东屋的墙角。这墙角是一块禁地，妹妹和两个年龄更小的弟弟，都不敢闯入。我买了颜料，有的涂成彩色的，有的觉得不上色倒更美些。我自己也学着捏，捏一些简单的东西，如鸡兔之类。我的这些泥塑，在村里孩子们中引起很大的兴趣，比庙会上卖的那些泥玩艺儿不差。他们问我要，有时候我给他们，有时候我要“报酬”，他们用香瓜、桃子和甜杏核来换。

我自小也痴迷画画，但第一次“创作”始于何年何月，真说不清楚。在我的肮脏的衣袋里，总装着几块木炭或粉笔头。我画公鸡、马、绵羊、豹子，还有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帆船。有一次，我模仿灶君奶奶的神情，把我祖母画到窗户纸上，当邻居金祥大娘迈进我家院门时，还冲着那张画叫我祖母。

当年在我家屋里屋外的墙上、村里街巷，甚至在神圣的高不可攀的城墙上面，都留下过我的手迹：木炭涂的，小刀刻的，几乎成为村里的“公害”。父亲逼着我把我的那些“创作”全部擦掉了。但不可能擦得一干二净，总还留下一些隐隐的图像。

父亲没有逼我擦掉的两张画是创作在“泥炉”上的。每年夏天，为了避免在屋里起火，常常在院子里生一个很大很壮实的泥炉做饭。泥炉是棕红的胶泥捏制成的，用柴草、高粱秸或脱粒后的玉米棒子当燃料，火焰很旺。我常常看得发呆。有一回突然生出一个幻觉，觉得炉膛是一张面孔，有耳朵有鼻子，只差一双眼睛，他就能活了。于是我用木炭在炉膛上面画了两只大眼睛。顿时，泥炉就变成一副人的面孔了。每当做饭时更像，是副笑的面孔，而且笑出了声，舌头红红的，一伸一缩，仿佛在说话。我还把外婆家的也画上了。父亲说，看上去很像我们村的王村长的神气。父亲让我长大了学画，还给我从太原城买了一盒马头牌水彩颜料。1937年，在战火中逃难时，我还把它宝贝似的带在身上。

小时候，我爱学声音。学什么，像什么。最喜欢学狗叫，学鸡打鸣。每天早上，炕上并排着我们四个孩子，由我领头叫。我领头叫什么，他们就跟着叫什么，逗得我的祖母笑得眼泪花花。我学得最像的是小裁根儿卖黄酒的吆喝声。有时候我在小巷里学，人家以为是真的小裁根儿挑着黄酒担子来了。小裁根儿可能已有五十，声音很清脆洪亮，用童音学他，一学就像。有一天，我在家里得意地学城里那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我一边学，一边问祖母：“学得像不像？”祖母一声不响，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我不愿听。”

母亲听到我学的声音，对我说：“千万不要学这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我莫名其妙。后来我只在上学的路上学着吆喝。过城门洞时，总要多喊几声，嗡嗡的回声很好听。奇怪的是这位卖热包子压面的人从来不到我们下西关来叫卖。不久，母亲告诉我，“那卖包子的大个子就是你奶奶的弟弟”。还说，奶奶跟娘家人绝交了。

我小时候很淘。七岁那一年入秋以后，在滹沱河游了最后一回水，一上岸就往官道跑。每年这个季节，寒食节与中秋之间，孩子